

古今遊記叢鈔

卷之十八 浙江省

西湖小記

明 張京元

西湖

西湖之勝在近。湖之易窮亦在近。朝車暮舫。徒行緩步。人人可遊。時時可遊。而酒多於水。肉高於山。春時肩摩趾錯。男女雜沓。以挨簇爲樂。無論意不在山水。卽桃容柳眼。自與東風相倚。游者何曾一着眸子也。

柳洲亭

亭據湖濱。有樓曰豐樂。故宋時蘭若。改創已久。諸公府會客常所。取其去郭近。一舉目則湖山若揖。聊塞遊湖故事耳。

蘇堤

蘇堤度六橋。堤兩旁盡種桃柳。蕭蕭搖落。想二三月。柳葉桃花。游人闌塞。不若此時。自

爲清勝。

岳祠

岳少保墳祠。祠南向。舊在蘭闌。孫中貴爲買民居。開道臨湖。殊愜大觀。祠右衣冠葬焉。石門華表。形製不鉅。雅有古色。

孤山

孤山東麓。有亭翼然。和靖故址。今悉編籬插棘。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。然亦賴其稍葺亭榭。點綴山容。楚人之弓。何問官與民也。

湖心亭

湖心亭雄麗空闊。時晚照在山。倒射水面。新月掛東。所不滿者半規。金盤玉餅。與夕陽彩翠。重輪交網。不覺狂叫欲絕。恨亭中四字匾隔句對。填楣盈棟。安得借咸陽一炬。了此業障。

天竺

天竺兩山相夾。廻合若迷。山石俱骨立。石間更饒松篁。過下竺。諸僧鳴鐘肅客。寺荒落。

不堪入中竺如之。至上竺。山巒環抱。風氣甚古。望之亦幽寂。

發光庵

發光菴在靈鷲後。鳥道蛇盤。一步一喘。至菴入坐一小室。峭壁如削。泉出石罅。匯爲池。畜金魚數頭。紙窗曲檻。相向啜茗。真有武陵世外之思。

九里松

九里松者。僅見一株兩株。如飛龍擘空。雄古奇偉。想當年萬綠參天。松風聲壯於錢塘潮。今已化爲烏有。更千百歲。桑田滄海。恐北高峰頭有螺蚌殼矣。安問樹有無哉。

冷泉亭

冷泉亭是宋太上內禪後。怡閒處。俯檻觀魚。爲浮一大白。乃過飛來。石根盡玲瓏透漏。時殘雪半消。相隨穿洞中。廻環繞逐。峯上下盡刻諸菩薩羅漢像。乃胡髯楊璉真珈所剏。雜己像其中。雕殘石骨。腥穢山靈。某刺史斷其頭投之江。可稱古今一快。

石屋寺

石屋寺。寺卑下。無可觀。巖下石龕。方廣十笏。遂以屋稱。屋內好事者。置一石榻。可坐。四

傍刻石像若傀儡。殊不雅馴。想以幽僻浪得名耳。出石屋西。上下山坡。夾道皆叢桂。秋時著花香聞數十里。堪稱金粟世界。

煙霞寺

煙霞寺在山上。亦荒落。孫中貴易剏。頗新整。殿後開巖取土。石骨盡出。巉峭可觀。由殿右稍上。兩三盤經象鼻峯。東折數十武爲煙霞洞。洞外小亭。踞之望錢塘如帶。

龍井

過風篁嶺。是爲龍井。卽蘇端明米南宮與辨才往來處。寺北向。門內外修竹琅琅。井在殿左。泉出石罅。鑿小圓池。下復爲方池。承之。池中各有巨魚。而水無腥氣。池淙淙下瀉。繞寺門而出。小坐與偕亭翫。一片雲石。山僧汲水供茗。泉味色俱清。僧容亦枯寂。視諸山迥異。

法相

法相寺不甚麗。而香火駢集。定光禪師長耳遺蛻。婦人謁之以爲宜男。爭摩頂腹。光且可鑑。寺右數十武。度小石橋。折而上。爲錫杖泉。涓涓細流。雖甚旱不竭。經流處。僧置一

砂缸挹注供爨。久之。水土繡結。蒲生其上。厚幾數寸。竟不見缸質。因名蒲缸。儻可剗置硯池。爐足。古董家不秦漢不道矣。

西湖雜記

明 袁宏道

從武林門而西。望保俶塔。突兀層崖中。則已心飛湖上也。午刻入昭慶。茶畢。卽棹小舟入湖。山色如娥。花光如頰。溫風如酒。波紋如綾。纔一舉頭。已不覺目酣神醉。此時欲下一語。描寫不得。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。余游西湖始此。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。晚同子公渡淨寺。覓阿賓舊住僧房。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。草草領略。未及徧賞。次早得陶石簣帖子。至十九日。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。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。

西湖二

西湖最盛。爲春月。一日之盛。爲朝煙。爲夕嵐。今歲春雪甚盛。梅花爲寒所勒。與杏桃相次開發。尤爲奇觀。石簣數爲余言。傳金吾園中梅。張功甫家故物也。急往觀之。余時爲桃花所戀。竟不忍去。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。綠烟紅霧。彌漫二十餘里。歌吹爲風。粉

汗爲雨。羅紈之盛。多于堤畔之草。豔冶極矣。然杭人游湖。止午未申三時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。山嵐設色之妙。皆在朝日始出。夕春未下。始極其濃媚。月景尤不可言。花態柳情。山容水意。別是一種趣味。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。安可爲俗士道哉。

西湖三

望湖亭卽斷橋一帶堤甚工緻。比蘇堤尤美。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。堤邊白石砌如玉。布地皆軟沙。杭人曰。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。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。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。所施不下百萬。余謂白蘇二公。西湖開山古佛。此公異日伽藍也。腐儒幾敗乃公事。可厭可厭。

西湖四

西陵橋一名西林。一名西泠。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。余因作詩弔之。方子公曰。數聲漁笛知何處。疑在西泠第一橋。陵作泠。蘇小恐誤。余曰。管不得。只是西陵便好。且白公斷橋詩有云。柳色春藏蘇小家。斷橋去此不遠。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邪。

孤山

孤山處士。妻梅子鶴。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。我輩只爲有了妻子。便惹許多閑事。撇之不得。傍之可厭。如衣敗絮。行荆棘中。步步牽掛。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。亦無妻室。殆是孤山後身。所著溪上落花詩。雖不知于和靖如何。然一夜得百五十首。可謂迅捷之極。至于食淡參禪。則又加孤山一等矣。何代無奇人哉。

飛來峰

湖上諸峰。當以飛來爲第一。峰石踰數十丈。而蒼翠玉立。渴虎奔猊。不足爲其怒也。神呼鬼立。不足爲其怪也。秋水暮煙。不足爲其色也。顛書吳畫。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。石上多異木。不假土壤。根生石外。前後大小洞四五。窈窕通明。溜乳作花。若刻若鏤。壁間佛像。皆楊禿所爲。如美人面上癍痕。奇醜可厭。余前後登飛來者五。初次與黃道元。方子公同登。單衫短後。直窮蓮花峰頂。每遇一石。無不發狂大叫。次與王聞溪同登。次爲陶石簣周海寧。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。次爲魯休寧。每遊一次。輒思作一詩。卒不可得。

靈隱

靈隱寺在北高峯下。寺最奇勝。門景尤好。由飛來峰至冷泉亭一帶。澗水溜玉。畫壁流

青是山之極勝處。亭在山門外。嘗讀樂天記有云。亭在山下水中。寺西南隅。高不倍尋。廣不累丈。撮奇搜勝。物無遁形。春之日。草薰木欣。可以導和納粹。夏之日。風泠泉渟。可以蠲煩析醒。山樹爲蓋。巖石爲屏。雲從棟生。水與階平。坐而翫之。可濯足於牀下。臥而狎之。可垂釣于枕上。潺湲潔澈。甘粹柔滑。眼目之囀。心舌之垢。不待盥滌。見輒除去。觀此記。亭當在水中。今依澗而立。澗濶不丈。餘無可置亭者。然則冷泉之景。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。韜光在山之腰。出靈隱後二三里。路徑甚可愛。古木婆娑。草香水漬。淙淙之聲。四分五絡。達于山厨。菴內望錢塘江。浪紋可數。余始入靈隱。疑宋之問詩不似。意古人取景。或亦如近代詞客。摺拾幫湊。及登韜光。始知滄海浙江。捫蘿剝木數語。字字入畫。古人真不可及矣。宿韜光之次日。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。

龍井

龍井泉既甘澄。石復秀潤。流淙從石澗中出。泠泠可愛。人僧房爽塏可棲。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于此。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。余謂龍井亦佳。但茶少則水氣不盡。茶多則滋味盡。出天池殊不爾。大約龍井顧茶雖香。尙作草氣。天池作荳氣。虎

丘作花氣。唯芥非花。非木。稍類金石氣。又若無氣。所以可貴。芥茶葉粗大。眞者每斤至二千餘錢。余覓之數年。僅得數兩許。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。味在龍井之上。天池之下。龍井之嶺爲風篁。峰爲獅子。石爲一片雲。神運石皆可觀。秦少游舊有龍井記。文字亦爽健。未免酸腐。

煙霞石屋

煙霞洞亦古。亦幽。涼沁入骨。乳汁泔泔下。石屋虛朗。如一片雲。欹側而立。又如軒榭。可布几筵。余凡兩過石屋。爲傭奴所據。嘈雜若市。俱不得意而歸。

南屏

南屏峰巒秀拔。峻壁橫披。宛若屏障。淨慈在其下。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。永明入處。廉纖。欲于文字中求解脫。無有是處。後來念佛修淨土。皆因解脫不出心地。未穩。所以別尋路徑。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。一見當知之。或曰。永明法眼嫡派子。何得橫生異議。余謂法眼舉動若此。余猶將議之。況其孫耶。夫永明智慧廣大。當時親見作家。末路尙爾如此。吾輩麤根浮器。不曾見得一箇半箇智識。可輕易談佛法哉。

蓮花洞

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。亭軒豁可望。每一登覽。則湖光獻碧。鬚眉形影如落鏡中。六橋楊柳。一路牽風引浪。蕭疎可愛。晴雨烟月。風景互異。淨慈之絕勝處也。洞石玲瓏若生。巧踰雕鏤。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。皆石骨土膚。中空四達。愈搜愈出。近若宋氏園亭。皆搜得者。又紫陽宮石。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。噫。安得五丁神將。挽錢塘江水。將塵泥洗盡。出其奇奧。當何如哉。

御教場

余始慕五雲之勝。刻期欲登。將以次登南高峰。及一觀御教場。游心頓盡。石簣嘗以余不登保俶塔爲笑。余爲西湖之景。愈下愈勝。高則樹薄山瘦。草髡石禿。千頃湖光。縮爲杯子。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。雖眼界稍闊。然我身長不過六尺。睜眼不見十里。安用許大地方爲哉。石簣無以難。飲御教場之日。風力稍勁。石簣強吞三爵。遂大醉不能行。亦是奇事。夫石簣之醉。乃滄田一變。海黃河一度清也。惡得無紀哉。

余最怕入城。吳山在城內。以是不得遍觀。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。紫陽宮石玲瓏窈窕。變態橫出。湖石不足方比。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。奈何尋之郡郭之內。使山林僻懶之人。親近不得。可歎哉。

雲棲

雲栖在五雲山下。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。輿僻非常。蓮池和尚棲止處也。蓮池戒律精嚴。於道雖不大徹。然不爲無所見者。至于單提念佛一門。則尤爲直捷簡要。六箇字中。旋天轉地。何勞捏目。更趨狂解。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。一無所悟。是真阿彌。請急着眼。

湖上雜叙

浪跡四閱月。過西湖凡三次。初次遊湖。次則從五泄歸。再次則從白嶽歸也。湖上佳。昭慶五宿。法相天竺各一宿。天竺之山。周遭攢簇如城。余仲春十八夜宿此。燒香男女。彌谷被野。一半露地而立。至次早方去。堂上堂下。人氣如煙不可近。法相長耳像極可觀。笋極可食。酒極可飲。頭水縣極可買。其餘皆宿淨慈。翻經房中。房甚深。至山門可里許。

每將暮。則出藕花居。棹小舟。看山間夕嵐。月夜則登湖心亭。過第四橋水仙廟。從堤上步而歸。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友。工課率以爲常。湖上之寺。如瑪瑙大佛頭。山中如玉泉靈峰高麗虎跑眞珠勝果之屬。皆常所出沒之處。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尙多。種種皆佳。難以細述。聊識一二。以俟再游。因令子公正書一通。并遺陶氏兄弟。

遊天竺山記

明 楊守陳

杭多名刹。天竺爲稱首。久欲遊弗果。成化戊子秋復過杭。杭僧司都綱顧本源遣徒廣無外請游。時余友御史魏孔淵瀚出宰邑。余弟守陟赴會試。守隲守隅暨余子茂元應鄉試。皆次于杭。刻期同游。是月廿有七日。余六人者皆乘肩輿行。湖光山輝。夾映無際。金刹畫鷁。隱見于松筠菱蓮之表。鐘梵與笙歌之音間作。令人耳目無少暇。拜岳廟。度行春橋。所謂十里荷花者。程盡矣。又西入山路。頗廣。且夷然。益入益深。奧寥。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。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已。越集慶寺。望北高峰彌近。由陟岐靈隱寺。寺靜潔幽勝。然昔稱五亭。無一存者。睹其南峰。勢若飛舞。崖壁奇峭。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。卽天竺山也。其下有澗。梁以片石。飲其流水。齒是謂冷泉。澗旁入呼猿洞。深

且寬傳昔有猿。可呼之就手取果。亡久矣。轉而東。一門榜曰佛國。與山僧同至下天竺。見泉無跳珠者。訪流杯翻經諸亭臺。但蕪址耳。中天竺荒寂類之。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。始到上天竺。詣白衣觀音殿。啟積閱衆寶光奕奕射人。僧爲口數手指以示客。小朶軒面石壁峻峭。松蘿垂陰。天香室對乳竇白雲諸峰。若屏障前拱。空翠欲滴。寺之勝止此。然諸剎依城者。雜於綺麗喧囂。雖濱湖者亦不能無。惟此則幽邃靜潔之極。宜其爲稱首也。室中布觴豆。談笑久之。僧請留詠山中。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。乃取曲徑通幽處。禪房花木深。十字爲韻。在坐八人。人分其一。餘二韻俾其徒惠廣德綱分足之。且詠且觴。樂殊甚。回憶前數十年。欲遊不得遂。豈山靈固滯之以遲余昆弟父子具在。與傑友高僧同樂也耶。

越山遊記

明劉基

出越城至平水記

舟出越城。東南入鏡湖。四里許爲賀監宅。宅今爲景福寺。又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。陵旁爲南鎮祠。又東可二里。入樵風徑。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。徑上有石帆山。狀如

張帆。又折而西南。行二里爲陽明洞天。其中有峯。狀如傘。名曰石傘之峯。其東爲石旗。秦皇酒甕在焉。又南入若耶之溪。循宛委玉笥。泝流三里至昌源。有故宋廢陵。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。其上有山。狀如香爐。名曰香爐之峰。入南可四里曰鑄浦。是爲赤堇之山。其東山曰日鑄。有鉛錫。多美茶。又南行六七里。泊于雲峯之下。曰平水市。卽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。其地居鏡湖上遊。羣小水至此入湖。於是始通舟楫。故竹木薪炭。凡貨物之產於山者。皆於是乎會。以輸于城府。故其市爲甚盛。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。菴側有小軒。俯耶溪。而山自秦望之陽。分趨雲門北下者。至此而止。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。則皆在其外。歷歷可數諸簷楹間。故雖居市中而不黷。首春水涸。舟不得深入。登岸行一里許。乃至。坐久覺清爽。寺僧因請名其軒。乃議其名曰溪麓。

活水源記

靈峯之山。其上曰金鷄之峰。其草多竹。其木多楓櫟多松。其鳥多竹鷄。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。善鳴。寺居山中。山四面環之。其前山曰陶山。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。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峰。歐冶子之所鑄劍也。寺之後薄崖石有閣。曰松風閣。奎上人居之。有泉

焉。其始出石罅。涓涓然。冬溫而夏寒。浸爲小渠。冬夏不枯。乃溢而西南流。伏行沙土中。旁山爲四小池。東至山麓爲大池。又東注于若耶之谿。又東北入于湖。其初爲渠時。深不踰尺。而澄徹可鑒。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。皆在水底。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遊。終日坐水傍。名之曰活水源。其中有石蟹。大如錢。有小鱖魚。色正黑。居石穴中。有水鼠常來食之。其草多水松菖蒲。有鳥大如鸚鵡。黑色而赤嘴。恒鳴其上。其音如竹鷄而滑。有二鵲。恒從竹中下立石上。浴飲畢。鳴而去。予早春來時。方甚寒。諸水族皆隱不出。至是悉出。又有蟲四五枚。皆大如小指。狀如半蓮子。終日旋轉行水面。日照其背。色若紫水晶。不知其何蟲也。予旣愛茲水之清。又愛其出之不窮。而能使羣動咸來依。有君子之德也。上人又曰。屬歲旱時。水所出。能溉田數十畝。則其澤又能及物。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。

遊雲門記

語東南山水之美者。莫不曰會稽。豈其他無山水哉。多於山則深沉杳絕。使人慳懷而寂寥。多於水則曠漾浩汗。使人望洋而靡漫。獨會稽爲得其中。雖有層巒複岡。而無梯

磴攀陟之勞。大湖長谿。而無激衝漂覆之虞。於是適意者莫不樂往。而余宿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。思一遊而不可得。甲午之歲。始至越。以事不得游。明年春。乃與天台朱伯言。東平李子庚。會稽富好禮。開元寺僧玄中。偕往遊。則知所謂雲門若耶。果不謬於所聞。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。而人事不偶。不能如其願。遂自廣孝寺度嶺。至法華山而歸。于普濟明覺諸寺。名山古蹟。多不得一寓目。而余之興終未已也。其年六月。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。頗得觀所未歷。而向時同遊之人。皆不在焉。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。輒興悲感。良非過矣。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。日與賓客爲山水之遊。凡其所至。一丘一壑。莫不有記。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。有一可取。猶必表而出之。而況於雲門若耶。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。

自靈峯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

出靈峰循溪而上。至雲門近十里。取道禾黍中。二三里爲普濟寺。外視甚峻絕。若無所容。陟石徑數十步。忽平廣而寺始見。入其中。則松栢幽茂。徑路窈窕。似不在人間。世間之則。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。將軍何充常詣聽講。有何胤讀書之室。故又謂之何山。

寺。寺西廡有樓焉。其扁曰清遠。昔創之者雲峰和尚。而今居之者砥上人。也。客至。上人邀客坐樓上。開戶左右眺。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。皆在眼底。有泉出竹根。流入於樓下。其聲琅琅然。又有白石岡在樓外。其石色皆白如玉。上人見客喜。因請爲詩。詩成。又求敘清遠之義。予笑曰。樓之名。子與之也。我安能知子意哉。且盈目前。皆山水也。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。今夫天清而望遠。無遠之弗見也。及其雲雨晦冥。則所謂遠者安在哉。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。上人不應。既而躍然曰。命之矣。

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

是日未午。已大熱。砥上人固欲留客宿。有來告曰。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久。予曰。浮休公。老人也。不可使久待。雖熱必速往。遂亟辭出。上人持酒追至寺門外亭上。臨池水坐。更盡四五杯。忽有雲自西方飛來。翳日。奎上人拊掌曰。可行矣。乃登輿度何山嶺。上刺浮至明覺寺。雲去。因相視大笑。時日方懸天中。氣如爐炭。乃皆坐松下石上。俯視澗水。風出松水間。淅淅作涼意。少頃有僧出揖客。乃偕上後山麓。謁千歲和尚塔。觀洗骨池。於東廡下。蓋當山之巔。而有水能爲池。雖大旱不乾。謂之靈跡。或可信也。而予特愛其